# 夢溪筆談序

沈括 存中 述

予退處林下深居絕過從思平日與客言者
時紀一事于筆則若有所晤言蕭然移日所
與談者唯筆硯而已謂之筆談 聖護國政
及事近宮省皆不敢私紀至於繫當日士大
夫毀譽者雖善亦不欲書非止不言人惡而
已所錄唯山間木蔭率意談噱不繫人之利
害者下至閭巷之言靡所不有亦有得於傳
聞者其間不能無缺謬以之為言則甚卑以
予為無意於言可也

楮先生喜讀外家傳語張華盡天下奇
祕書韓昌黎手不停披百家之編故其
學浩博而文淵永乃知學子耽經玩史
外別有虞初稗官之書亦未可少吳興
沈存中博覽古今於制度猶悉粵在熙
豐詆車戰上奉元曆編修郡國圖頗極
博綜前史稱之暮年著筆談計二十六
卷自故事而下曰象數曰官政曰樂律
曰藥議辨論正謬纂錄詳核聞未聞見

雜部

廣陵曩丁雲擾幸存黌宮兩廡折爲官
舍儲粟之所士皆暴露時有子衿之歎
大帥周侯開藩之二年慨然謂成俗之
方本乎禮義學宮又禮義之本一日盡
昇官舍儲粟于外因其舊扶顛易圮而
新之繼廣田租稍增生員尋又斥其餘
刊沈公筆談爲養士亡窮之利今方領
後袂彬彬然禮義之風皆昔之在城闕
者也夫教養相須既教而養之蔑如雖
唐虞不能以化民此稷契二官所以相

爲表裏也今既闢絃歌之地又開資給
之源可謂教養兼得矣此書公庫舊有
之往往貿易以充郡帑不及學校今茲
反是益見薄於己而厚於士賢前人遠
矣脩年代匱泮宮備校書之職謹識其
本末且證辨譌舛凡五十餘字疑者無
他本不敢以意驟易姑存其舊以俟好
古博雅君子筆談所紀皆
祖宗盛時典故卿相太平事業及前世
制作之美雖目見耳聞者皆有補於世

非他雜誌之比云乾道二年六月日左
迪功郎充揚州州學教授湯脩年跋

夢溪筆談目録


卷第一　故事一
卷第二　故事二
卷第三　辨證一
卷第四　辨證二
卷第五　樂律一
卷第六　樂律二
卷第七　象數一
卷第八　象數二
卷第九　人事一
卷第十

人事二
卷第十一
官政一
卷第十二
官政二
卷第十三
權智
卷第十四
藝文一
卷第十五
藝文二
卷第十六
藝文三
卷第十七
書畫
卷第十八
技藝
卷第十九
器用
卷第二十

神奇
卷第二十一
異事
卷第二十二
謬誤
卷第二十三
譏謔
卷第二十四
雜誌一
卷第二十五
雜誌二
卷第二十六
藥議

茶陵東山
書院刊行

#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一

沈括 存中 述

## 故事一

上親郊郊廟冊文皆曰恭薦歲事先景靈宮謂之朝獻次太廟謂之朝饗末乃有事于南郊予集郊式時曾預討論常疑其次序若先爲尊則郊不應在廟後若後爲尊則景靈宮不應在太廟之先求其所從來蓋有所因按唐故事凡有事于上帝則百神皆預遣使祭告唯太清宮太廟則皇帝親行其冊祝皆曰取某月某日有事于某所不敢不告宮廟謂之奏告餘皆謂之祭告唯有事于南郊方爲正祠至天寶九載乃下詔曰告者上告下之詞今後太清宮宜稱朝獻太廟稱朝饗自此遂失奏告之名冊文皆爲正祠

正衙法座香木爲之加金飾四足墮角其前小偃織藤冒之每車駕出幸則使老內臣馬上抱之曰駕頭輦後曲蓋謂之筤兩扇夾心通謂之扇筤皆繡亦有銷金者即古

之華蓋也

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鑾殿皆在其閒應供奉之人自學士已下工伎羣官司隸籍其閒者皆稱翰林如今之翰林醫官翰林待詔之類是也唯翰林茶酒司止稱翰林司蓋相承闕文唐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皆無宣召之禮惟學士宣召蓋學士院在禁中非內臣宣召無因得入故院門別設複門亦以其通禁庭也又學士院北扉者爲其在浴堂之南便



於應召今學士初拜自東華門入至左承天門下馬待詔院吏自左承天門雙引至閤門此亦用唐故事也唐宣召學士自東門入者彼時學士院在西掖故自翰林院東門赴召非若今之東華門也至如挽鈴故事亦緣其在禁中雖學士院吏亦止于玉堂門外則其嚴密可知如今學士院在外與諸司無異亦設鈴索悉皆文具故事而已

學士院玉堂　太宗皇帝曾親幸至今唯學

士上日許正坐他日皆不敢獨坐故事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今不復如此但存空臺而已玉堂東承旨閣子寬格上有火然處　太宗嘗夜幸玉堂蘇易簡為學士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寬格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為玉堂一盛事

東西頭供奉官本唐從官之名自永徽以後人主多居大明宮別置從官謂之東頭供奉官西內具員不廢則謂之西頭供奉官

唐制兩省供奉官東西對立謂之蛾眉班國初供奉班於百官前橫列王溥罷相為東宮一品班在供奉班之後遂令供奉班依舊分立慶曆賈安公為中丞以東西班對拜為非禮復令橫行至今初敘班分立百官班退乃出參用舊制也

官班定乃轉班橫行參罷復分立百官班衣冠故事多無著令但相承為例如學士舍人蹋履見丞相往還用平狀扣堦乘馬之類皆用故事也近歲多用靴簡章子厚為

學士日因事論列今則遂爲著令矣

中國衣冠自北齊以來乃全用胡服窄袖絲綠短衣長靿韡有韘鞵帶皆胡服也窄袖利於馳射短衣長靿皆便於涉草胡人樂茂草常寢處其間予使北時皆見之雖王庭亦在深薦中予至胡庭日新雨過涉草衣袴皆濡唯胡人都無所霑帶衣所垂蹀躞蓋欲佩帶弓劒帉帨筭囊刀礪之類自後雖去蹀躞而猶存其環環所以銜蹀躞如馬之鞦根即今之帶銙也天子必以三



環爲節唐武德正觀時猶爾開元之後雖仍舊俗而稍衰博矣然帶鉤尚穿帶本爲孔本朝加順折茂人文也幞頭一謂之四脚乃四帶也二帶繫腦後垂之折帶反繫頭上令曲折附項故亦謂之折上巾唐制唯人主得用硬脚晚唐方鎮擅命始僭用硬脚本朝幞頭有直脚局脚交脚朝天順風凡五等唯直脚貴賤通服之又庶人所戴頭巾唐人亦謂之四脚蓋兩脚繫腦後兩脚繫頷下取其服勞不脫也無事則反

繫于頂上今人不復繫頷下兩帶遂為虛
設
唐中書指揮事謂之堂帖子曾見唐人堂帖
宰相簽押格如今之堂劄子也
予及史館檢討時議樞密院劄子問宣頭所
起余按唐故事中書舍人職掌語詔皆為
四本一本為底一本為宣此宣謂行出耳
末以名書也脫唐樞密使自禁中受旨出
付中書即謂之宣中書承受錄之于籍謂
故底今史館中尚有故宣底二卷如今之



聖語簿也梁朝初置崇仁院專行密命至
後唐莊宗復樞密使使郭崇韜安重誨為
之始分領政事不關由中書直行下者謂
之宣如中書之敕小事則發頭子擬堂帖
也至今樞密院用宣及頭子本朝樞密院
亦用劄子但中書劄子宰相押字在上次
相及參政以次向下樞密院劄子樞長押
字在下副貳以次向上以此為別頭子唯
給驛馬之類用之
百官於中書見宰相九卿而下即省吏高聲

唱一聲屈則趨而入宰相揖及進茶皆抗
聲贊喝謂之屈揖待制以上見則言請某
官更不屈揖臨退仍進湯皆於席南橫設
百官之位升朝則坐京官已下皆立後殿
引臣寮則待制已上宣名拜舞庶官但贊
拜不宣名不舞蹈中書略貴者示與之抗
也上前則略微者殺禮也
唐制丞郎拜官即籠門謝今三司副使已上
拜官則拜舞于子階上百官拜于階下而
不舞蹈此亦籠門故事也

學士院第三廳學士閣子當前有一巨槐素
號槐廳舊傳居此閣者多至入相學士爭
槐廳至有抵徹前人行李而強據之者余
為學士時目觀此事
諫議班在知制誥上若帶待制則在知制誥
下從職也戲語謂之帶墜
集賢院記開元故事校書官許稱學士今三
館職事皆稱學士用開元故事也
館閣新書淨本有誤書處以雄黃塗之嘗校
改字之法刮洗則傷紙紙貼之又易脫粉

塗則字不沒塗數過方能漫滅唯雌黃一漫則滅仍久而不脫古人謂之鉛黃蓋用之有素矣

余爲鄜延經略使日新一廳謂之五司廳延州正廳乃都督廳治延州事五司廳治鄜延路軍事如唐之使院也五司者經略安撫總管節度觀察也唐制方鎮皆帶節度觀察處置三使今節度之職多歸總管司觀察歸安撫司處置歸經略司其節度觀察兩案并支掌推官判官今皆治州事而已經略安撫司不置佐官以帥權不可更不專也都總管副總管鈐轄都監同簽書而皆受經略使節制

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乃給事中之職當隸門下省故事乃隸樞密院下寺監皆行劄子寺監具申狀雖三司亦言上銀臺主判不以官品初冬獨賜翠毛錦袍學士以上自從本品行案用樞密院雜司人吏主判食樞密廚蓋樞密院子司也

大駕鹵簿中有勘箭如古之勘契也其牡謂

之雄壯前牝謂之關仗前本胡法也熙寧
中罷之能之
前世藏書分隸數奧蓋防水火散亡也今三
館秘閣凡四奧藏書然同在崇文院其間
官書多爲人盜竊士大夫家往往得之嘉
祐中置編校官八員雜讎四館書給吏百
人悉以黃紙爲大冊寫之自此私家不敢
輒藏校讎累年僅能終昭文一館之書而
罷
舊翰林學士地勢清切皆不兼他務又館職



任自校理以上皆有職錢唯內外制不給
揚大年久爲學士家貧請外表詞千餘言
其間兩聯曰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莫敖
之餒鬼從者之病莫興方朔之飢欲死京
師百官上日唯翰林學士敕設用樂他雖
宰相亦無此禮優恤並開封府點集陳和
叔除學士時和叔知開封府遂不用女優
學士院敕設不用女優自和叔始
禮部貢院試進士日設香案于堦前主司與
舉人對拜此唐故事也所坐設位供張甚

盛有司具茶湯飲漿至試學究則悉徹帳幕氈席之類亦無茶湯渴則飲硯水人人皆黔其吻非故欲困之乃防氈幕及供應人私傳所試經義蓋嘗有敗者故事爲之防歐文忠有詩焚香禮進士徹幕待經生以爲禮數重輕如此其實自有謂也

嘉祐中進士奏名訖未御試京師妄傳王俊民爲狀元不知言之所起人亦莫知俊民爲何人及御試王荊公時爲知制誥與天章閣待制楊樂道二人爲詳定官舊制御



試舉人設初考官先定等第復彌之以送覆考官再定等第乃付詳定官發初考官所定等以對覆考之等如同即已不同則詳其程文當從初考或從覆考爲定即不得別立等是時王荊公以初覆考所定第一人皆未允當於行間別取一人爲狀首楊樂道守法以爲不可議論未決太常少卿朱從道時爲封彌官聞之謂同舍曰二公何用力爭從道十日前已聞王俊民爲狀元事必前定二公恨自苦耳既而二人

各以已意進稟而詔從荆公之請及發封
乃王俊民也詳定官得別立等自此始遂
爲定制
選人不得乘馬入宮門天聖中選人爲館職
始歐陽永叔黄鑑輩皆自左掖門下馬入
館當時謂之步行學士嘉祐中於崇文院
置編校局校官皆許乘馬至院門其後中
書五房置習學公事官亦緣例乘馬赴局
車駕行幸前驅謂之隊則古之清道也其次
衛仗衛仗者視闌入宮門法則古之外仗



也其中謂之禁圍如殿中仗天官掌舍無
宮則供人門今謂之殿門天武官極天下
長人之選八人上御前殿則執鉞立于紫
宸門下行幸則爲禁圍門行于仗馬之前
又有衛門十人隊長一人選諸武力絶倫
者爲之上御後殿則執槌東西對立于殿
前亦古之虎賁人門之類也
余嘗賜得後唐閔帝應順元年案檢一通乃
除宰相劉昫兼判三司堂檢前有擬狀云
具官劉昫右伏以劉昫經國才高正君志

切方屬龍元之運實資謀始之規宜注宸
衷委司判計漸期富庶永贊聖明臣等商
量望授依前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太學士兼判三
司散官勳封如故未審可否如蒙允許望
付翰林降制處分謹錄奏聞其後有制書
曰宰臣劉句右可兼判三司公事宜令中
書門下依此施行付中書門下准此四月
十日用御前新鑄之印與今政府行遣稍
異



本朝要事對稟常事擬進入畫可然後施行
謂之熟狀事速不及待報則先行下具先
行下具制草奏知謂之進草熟狀亡紙書
宰相押字他執政具姓名進草即黃紙書
宰臣執政皆於狀背押字堂檢宰執皆不
押唯宰屬於檢背書日堂吏書名用印此
擬狀有詞宰相押檢不印此其為異也大
率唐人風俗自朝廷下至郡縣決事皆有
詞謂之判則書判科是也押檢二人乃馮
道李愚也狀檢瀛王親筆甚有改竄勾抹

處按舊五代史應順元年四月九日己卯鄂王薨庚辰以宰相劉句判三司正是十日與此檢無差宋次道記開元宰相奏請鄭畋鳳池棄草擬狀注制集悉多用四六皆宰相自草今此擬狀馮道親筆蓋故事也

舊制中書樞密院三司使印並塗金近制三省樞密院印用銀爲之塗金餘皆鑄銅而已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一

#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二

沈括 存中述

## 故事二

三司使班在翰林學士之上舊制權使即與正同故三司使結銜皆在官職之上慶曆中兼道卿爲權三司使執政有欲抑道卿者降敕時移權三司使在職下結銜遂立翰林學士之下至今爲例後嘗有人論列結銜雖依舊而權三司使初除閤門取旨問有敕學士者然不爲定制

宗子授南班官世傳王文正太尉爲宰相日始開此議不然也故事宗子無遷官法唯遇稀曠大慶則普遷一官景祐中初定祖宗並配南郊宗室欲緣大禮乞推恩使諸王宮教授刁約草表上聞後約見丞相王沂公公問前日宗室乞遷官表何人所爲約未測其意答以不知歸而思之恐事窮且得罪乃再詣相府沂公問之如前約僉恐不復敢隱遂以實對公曰無他但愛其文詞耳再三嘉獎徐曰已得旨別有措

置吏數日當有指揮自此遂有南班之授
近屬自初除小將軍凡七遷則爲節度使
遂爲定制諸宗子以千縑謝約約辭不敢
受余與刁親舊刁嘗出表稾以示余
大理法官皆親節案不得使吏人中書檢正
官不置吏人每房給楷書一人錄淨而已
蓋欲士人躬親職事格吏姦兼歷試人才
也
太宗命劉方圓毬帶賜二府文臣其後樞密
使兼侍中張耆王貽永皆特賜李用和曹
郡王皆以元舅賜近歲宣徽使王君貺以
耆舊特賜皆出異數非例也近歲京師士
人朝服乘馬以黲衣蒙之謂之涼衫亦古
之遺法也儀禮朝服加景是也但不知古
人制度章色如何耳
內外制凡草制除官自給諫待制以上皆有
潤筆物　太宗時立潤筆錢數降詔刻石
于舍人院每除官則移文督之在院官下
至吏人院騶皆分霑元豐中改立官制內
外制皆有添給罷潤筆之物

唐制官序未至而以他官權攝者爲直官如
許敬宗爲直記室是也　國朝學士舍人
皆置直院熙寧中復置直舍人學士院但
以資淺者爲之其實正官也熙寧六年舍
人皆還罷閣下無人乃以章子平權知制
誥而不除直院者以其暫權也古之兼官
多是暫時權領有長兼者即同正官余家
藏海陵王墓誌謝朓文稱兼中書侍郎
三司開封府外州長官升廳事則有衙吏前
導告喝　國朝之制在禁中唯三官得告

宰相告于中書翰林學士告于本院御史
告于朝堂皆用朱衣吏謂之三告官所經
過處閤吏以揵扣地警衆謂之打杖子兩
府親王自殿門打至本司及上馬處宣徽
使打于本院三司使知開封府打于本司
近歲寺監長官亦打非故事前宰相赴朝
亦有特旨許張蓋打杖子者繫臨時指揮
執絲梢鞭入內自三司副使以上副使唯
乘紫絲暖座從人隊長持破木挺自待制
以上近歲寺監長官持藤杖非故事也百

官儀範者令之外諸家所記尚有遺者雖
至猥細亦一時儀物也
國朝未改官制以前異姓未有兼中書令者
唯贈官方有之元豐中曹郡王以元舅特
除兼中書令下度支給俸有司言自來未
有活中書令請受則例
都堂及寺觀百官會集坐次多出臨時唐以
前故事皆不可考唯顏眞卿與左僕射定
襄郡王郭英乂書云宰相御史大夫兩省
五品供奉官自爲一行十二衛大將軍次



之三師三公令僕少師保傅尚書左丈丞
侍郎自爲一行九卿三監對之從古以來
未嘗參錯此亦略見當時故事今錄于此
以備闕文
賜功臣號始於唐德宗奉天之役自後藩鎮
下至從軍資深者例賜功臣　本朝唯以
賜將相熙寧中因上　皇帝尊號宰相率
同列面請三四　上終不允曰徽號正如
卿等功臣何補名實是時吳正憲爲首相
乃請止功臣號從之自是羣臣相繼請罷

#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三

沈括 存中述

## 辯證一

鈞石之石五權之名石重百二十斤後人以一斛爲一石自漢已如此飲酒一石不亂是也挽蹶弓弩古人以鈞石率之今人乃以粳米一斛之重爲一石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爲法乃漢秤三百四十一斤也今之武卒蹶弩有及九石者計其力乃古之二十五石比魏之武卒人當二人有餘弓有挽三石者乃古之三十四鈞比顏高之弓人當五人有餘此皆近歲教養所成以至擊刺馳射皆盡夷夏之術器仗鎧胄極今古之工巧武備之盛前世未有其比

楚詞招魂尾句皆曰些（蘇箇切）今夔峽湖湘及南北江僚人凡禁呪句尾皆稱些此乃楚人舊俗即梵語薩嚩訶也（薩音桑葛反嚩无可反訶從去聲）

声三字合言之即些字也

陽燧照物皆倒中間有礙故也筭家謂之格術如人搖觽臬爲之礙故也若鳶飛空中

其影隨焉而移或中間爲窻隙所束則影與焉遂相違焉東則影西焉西則影東又如窻隙中樓塔之影中間爲窻所束亦皆倒垂與陽燧一也陽燧面窪以一指迫而照之則正漸遠則無所見過此遂倒其無所見處正如窻隙擄臬腰鼓礙之本末相格遂成搖觸之勢故舉手則影愈下下手則影愈上此其可見陽燧面窪向日照之光皆聚向內然燒一二寸光聚爲一點大如麻菽者物則火發此則腰鼓最細處也豈特物爲然人亦如是中間不爲物礙者鮮矣小則

利害相易是非相反大則以已爲物以物爲已不求去礙而欲見不顛倒難矣哉西陽雜俎謂海蝠則塔影倒此妄說也影入窻隙則倒乃其常理

先儒以日食正陽之月止謂四月不然也正陽乃兩事正謂四月陽謂十月歲月陽止是也詩有正月繁霜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二者此先王所惡也蓋四月純陽不欲爲陰所侵十月純陰不欲過而干陽也

余爲喪服後傳書成熙寧中欲重定五服敕

而余預討論雷鄭之學闕謬固多其間高祖遠孫一事尤爲無義喪服但有曾祖齊衰六月遠曾緦麻三月而無高祖遠孫服先儒皆以謂服同曾祖曾孫故不言可推而知或曰經之所不言則不服皆不然也曾重也由祖而上者皆曾祖也由孫而下者皆曾孫也雖百世可也苟有相逮者則必爲服喪三月故雖成王之於后稷亦稱曾孫而祭禮祝文無遠近皆曰曾孫禮所謂以五爲九者謂傍親之殺也上殺下殺



至于九傍殺至于四而皆謂之族（族昆弟父母族祖父母族曾祖父母）過此則非其族也非其族則爲之無服唯正統不以族名則是無紀道也

舊傳黃陵二女堯子舜妃以二帝化道之盛始于閨房則二女當具任似之德考其年歲帝舜陟方之時二妃之齒已百歲矣後人詩騷所賦皆以女子待之語多瀆慢皆禮義之罪人也

歷代宮室中有謻門蓋取張衡東京賦謻門曲榭也說者謂冰室門按字訓謻別也東

京賦但言別門耳故以對曲榭非有定處也

水以漳名洛名者最多今略舉數處趙晉之間有清漳濁漳當陽有漳水灨上有漳水鄣郡有漳江漳州有漳浦亳州有漳水安州有漳水洛中有洛水北地郡有洛水沙縣有洛水此槩舉一二耳其詳不能具載余考其義乃清濁相蹂者爲漳章者文也別也漳謂兩物相合有文章且可別也清漳濁漳合于上黨當陽即沮漳合流贛上



即漳潰合流漳州余未曾目見鄣郡即西江合流亳漳則漳渦合流雲夢則漳鄖合流此數處皆清濁合流色理如蟠蛛數十里方混如璋亦從章璋王之左右之臣所執詩云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璋圭之半體也合之則成圭王左右之臣合體一心趣乎王者也又諸侯以聘女取其判合也有事于山川以其殺宗廟禮之半也又牙璋以起軍旅先儒謂有鉏牙之飾于剡側不然也牙璋判合之器

也當於合處爲牙如今之合契牙璋牡契
也以起軍旅則其牝宜在軍中即虎符之
法也洛與落同義謂水自上而下有投流
處今淝水沱水天下亦多先儒皆自有解
解州鹽澤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
其中未嘗溢大旱未嘗涸滷色正赤在版
泉之下俚俗謂之蚩尤血唯中間有一泉
乃是甘泉得此水然後可以聚人其北有
堯梢瀦水一謂之巫咸河大滷之水不得
甘泉和之不能成鹽唯巫咸水入則鹽不



復結故人謂之無鹹河爲鹽澤之患築大
隄以防之甚於備寇盜原其理蓋巫咸乃
濁水入滷中則淤澱鹵脉鹽遂不成非有
他異也
莊子云程生馬嘗觀文字注秦人謂豹曰程
余至延州人至今謂虎豹爲程蓋言蟲也
方言如此抑亦舊俗也
唐六典述五行有祿命驛馬涯河之目人多
不曉涯河之義余在鄜延見安南行營諸
將閱兵馬籍有稱過范河複失問其何謂

范河乃越人謂淖沙爲范河北人謂之活沙余嘗過無定河度活沙人馬覆之百步之外皆動澒澒然如人行幕上其下足處雖甚堅若遇其一陷則人馬駞車應時皆沒至有數百人平陷無孑遺者或謂此即流沙也又謂沙隨風流謂之流沙涖字書亦作埿蒲溢反按古文埿深泥也術書有涖河者蓋謂陷運如今之空亡也

古人藏書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謂之七里香者是也葉類豌豆作小叢生其葉及



芬香秋間葉間微白如粉汚辟蠹殊驗南人採置席下能去蚤蝨余判昭文館時曾得數株於潞公家移植秘閣後今不復有存者香草之類大率多異名所謂蘭蓀蓀即今菖蒲是也蕙今零陵香是也葅今白芷是也

祭禮有腥燖熟三獻舊說以謂腥燖備大古中古之禮余以爲不然先王之於死者以之爲無知則不仁以之爲有知則不智薦可食之熟所以爲仁不可食之腥燖所以

爲智又一說腥㷀以鬼道接之饋食以人道接之致疑也或謂鬼神嗜腥㷀此雖出於異說聖人知鬼神之情狀或有此理未可致詰

世以玄爲淺黑色瑞爲赭玉皆不然也玄乃赤黑色鶩羽是也故謂之玄鳥熙寧中京師貴人戚里多衣深紫色謂之黑紫與皁相亂幾不可分乃所謂玄也瑞赭色也毳衣如瑞（音門）稷之瑞色者謂之穈（穈字音門以其色命之也詩有穈有芑今人音麋声之誤也）穈色在朱黃之間似乎赭極光瑩掬之粲澤熠熠如赤珠此自是一色似赭非赭蓋所謂瑞色名也而從玉以其赭而澤故以諭之也猶鵜以色名而從鳥以鳥色諭之也

世間鍛鐵所謂鋼鐵者用柔鐵屈盤之乃以生鐵陷其間泥封煉之鍛令相入謂之團鋼亦謂之灌鋼此乃僞鋼耳暫假生鐵以爲堅二三煉則生鐵自熟仍是柔鐵然而天下莫以爲非考蓋未識眞鋼耳余出使至磁州鍛坊觀煉鐵方識眞鋼凡鐵之有

鋼者如麪中有筋濯盡柔麪則麪筋乃見
煉鋼亦然但取精鐵鍛之百餘火每鍛搗
之一鍛一輕不累鍛而斤兩不減則純鋼
也雖百鍊不耗矣此乃鐵之精純者其色
清明磨瑩之則黯黯然青且黑與常鐵迥
異亦有煉之至盡而全無鋼者皆繫地之
所產

詩芄蘭之支童子佩觿觿解結錐也芄蘭生
莢支出於葉間垂之正如解結錐所謂佩
韘者疑古人為韘之制亦當與芄蘭之葉



相似但今不復見耳

江南有小栗謂之茅栗以余觀之此正所謂
茅也則莊子所謂狙公賦茅者字音亨此文
相近之誤也茅音草茅之茅

余家有閻博陵畫唐秦府十八學士各有眞
贊亦唐人書多與舊史不同姚東字思廉
舊史姚思廉字簡之蘇臺陸元明薛莊唐
書皆以字為名李元道蓋文達于志寧許
敬宗劉孝孫蔡允恭唐書皆不書字房眞
齡字喬年唐書乃房喬字眞齡孔穎達字

穎達唐書字仲達蘇典藏名從日從九唐書乃從日從助許敬宗薛莊官皆直記室唐書乃攝記室蓋唐書成于後人之手所傳容有訛謬此乃當時所記也以舊史考之魏鄭公對太宗云目如懸鈴者佳則眞齡果名非字也然蘇世長太宗召對眞武門問云卿何名長意短後乃爲學士似爲時方更名耳

唐正觀中敕下度支求杜若省郎以謝朓詩云芳洲採杜若乃責坊州貢之當時以爲嗤笑至如唐故事中書省中植紫薇花何異坊州貢杜若然歷世循之不以爲非至今舍人院紫微閣前植紫薇花用唐故事也

漢人有飲酒一石不亂余以志酒法較之每麄米二斛釀成酒六斛六斗今酒之至醨者每秫一斛不過成酒一斛五斗若如漢法則粗有酒氣而已能飲者飲多不亂宜無足怪然漢之一斛亦是今之二斗七升人之腹中亦何容置二斗七升水邪或謂

石乃鈞石之石百二十斤以今秤計之當三十二斤亦今之三斗酒也于定國食酒數石不亂疑無此理

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傳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水所經取井水煑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疎痰止吐皆取濟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以治淤濁及逆上之疾今醫方不載此意

余見人爲文章多言前榮榮者夏屋東西序之外屋翼也謂之東榮西榮四注屋則謂之東霤西霤未知前榮安在

宗廟之祭西向者室中之祭也藏主于西壁以其生者之處奧也即主祏而求之所以西向而祭至三獻則尸出于室坐于戶西南面此堂上之祭也（戶西謂之扆設扆于此左戶右牖戶牖之間謂之扆坐于戶西即當扆而坐也）上堂設位而亦東向者設用室中之禮也

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周南召南樂名也胥鼓以雅以南是也關雎

韓集二南之詩而已有樂有舞焉學者之
事其始也學周南召南末至于舞大夏大
武所謂爲周南召南者不獨誦其詩而已
莊子言野馬也塵埃也乃是兩物古人即謂
野馬爲塵埃如吳融云動梁間之野馬又
韓淫云窗裏日光飛野馬皆以塵爲野馬
恐不然也野馬乃田野閒浮氣耳遠望如
羣羊又如水波佛書謂如熱時野馬焰陽
即此物也
蒲盧說者以爲蜾蠃疑不然蒲盧即蒲葦耳



故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猶蒲盧也
人之爲政猶地之樹蒲葦遂之而已亦行
其所無事也
余考樂律及受詔改鑄渾儀求秦漢以前度
量斗升計六斗當今一斗七升九合秤三
斤當今十三兩一斤當今四兩三分兩一兩當今六錢半爲
升中方古尺二寸五分十分分之三今尺
一寸八分百分分之四十五強
十神太一一曰太一次曰五福太一三曰天
一太一四曰地太一五曰君基太一六曰

臣基太一七曰民基太一八曰大遊太一
九曰九宗太一十曰十神太一唯太一最
尊更無別名止謂之太一三年一移後人
以其別無名遂對大遊而謂之小遊太一
此出於後人誤加之京師東西太一宮正
殿祠五福而太一乃在廊廡甚爲失序熙
寧中初營中太一宮下太史考定神位余
時領太史預其議論今前殿祠五福而太
一別爲後殿各全其尊深爲得禮然君基
臣基民基避唐明帝諱改爲綦至今仍襲
舊名未曾改正

余嘉祐中客宣州寧國縣縣人有方輿者其
高祖方虔爲楊行密守將總兵戍寧國以
備兩浙虔後爲吳人所擒其子從訓代守
寧國故子孫至今爲寧國人與有楊溥與
方虔方從訓手敎數十紙紙扎皆精善敎
稱委曲書押處稱使或稱吳王內一紙報
方虔云錢銀此月內已亡奴紙尾書正月
二十九日按五代史錢鏐以後唐長興二
年卒楊溥天成四年已僭即偽位豈得長

興二年尚書吳王溥手教所指揮事甚詳
翰墨印記極有次序悉是當時親跡今按
天成四年歲庚寅長興二年歲壬辰計差
二年溥手教余得其四紙至今家藏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三

#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四

沈括 存中述

## 辯證二

司馬相如上林賦敘上林諸水曰丹水紫淵灞滻涇渭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灝溔潢漾東注太湖八川自入大河大河去太湖數千里中間隔太山及淮濟大江何緣與太湖相涉郭璞江賦云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瀰沛墨子曰禹治天下南為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孔安國曰自彭蠡江分為三入于震澤後為北江而入于海此皆未嘗詳考地理江漢至五湖自隔山其末乃遶出五湖之下流徑入于海何緣入于五湖淮汝徑自徐州入海全無交涉禹貢云彭蠡既瀦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以對文言則彭蠡水之所瀦三江水之所入非入于震澤也震澤上源皆山環之了無大川震澤之委乃多大川亦莫知孰為三江者蓋三江之水無所入則震澤壅而為害三江之水有所入然後震澤底

定此水之理也

海州東海縣西北有二古墓圖誌謂之黃兒墓有一石碑已漫滅不可讀莫知黃兒者何人石延年通判海州因行縣見之曰漢二疎東海人此必其墓也遂謂之二疎墓刻碑于其傍後人又收入圖經余按疎廣東海蘭陵人蘭陵今屬沂州承縣今東海縣乃漢之贛榆自屬琅琊郡非古之東海也今承縣東四十里自有疎廣墓其東又二里有疎受墓延年不講地誌但見今謂之東海縣遂以二疎名之極為乖誤大凡地名如此者至多無足紀者此乃余初仕為沭陽主簿日始見圖經中增此事後世不知其因往往以為實錄鐫誌于此以見天下地書皆不可堅信其北又有孝女塚廟貌甚盛著在祀典孝女亦東海人贛榆既非東海故境則孝女塚廟亦後人附會縣名為之耳

楊文公談苑記江南後主患清暑閣前草生徐鍇令以桂屑布甕縫中宿草盡死謂呂

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雜木蓋桂枝味辛
螫故也然桂之殺草木自是其性不爲辛
螫也雷公炮炙論云以桂爲丁以釘木中
其木即死一丁至微未必能螫大木自其
性相制耳
天下地名錯亂弁謬率難考信如楚章華臺
亳州城父縣陳州商水縣荆州江陵長林
監利縣皆有之乾谿亦有數處據左傳楚
靈王七年成章華之臺與諸侯落之杜預
注章華臺在華容城中華容即今之監利
縣非岳州之華容也至今有章華故臺在
縣郭中與社頴之說相符亳州城父縣有
乾谿其側亦有章華臺故臺基下往往得
人骨云楚靈王戰死于此商水縣章華之
側亦有乾谿薛綜注張衡東京賦引左氏
傳乃云楚子成章華之臺于乾谿皆誤說
也左傳實無此文章華與乾谿元非一處
楚靈王十二年王狩于州來使薳侯潘子
司馬督囊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
王次于乾谿此則城父之乾谿靈王八年

許遷于夷者乃此地十三年公子比爲亂
使觀從從師于乾谿王衆潰靈王亡不知
所在平王即位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
乃取葬之以靖國人而赴以乾谿靈王實
縊于孚尹申亥氏他年申亥以王柩告乃
改葬之而非死于乾谿也昭王二十七年
吳伐陳王帥師救陳次于城父將戰王卒
于城父而春秋又云弒其君于乾谿則後
世謂靈王實死于是理不足怪也
今人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詩一麾乃



出守此誤也延年謂一麾者乃指麾之麾
如武王右秉白旄以麾之麾非旌麾之麾
也延年阮始平詩云曼薦不入官一麾乃
出守者謂山濤薦咸爲吏部郎三上武帝
不用後爲荀勉一擠遂出始平故有此句
延年被擯以此自託耳自杜牧爲登樂遊
原詩云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
陵始謬用一麾自此遂爲故事
除拜官職謂除其舊籍不然也除猶易也以
新易舊曰除如新舊歲之交謂之歲除易

除戎器戒不虞以新易弊所以備不虞也
皆謂之除者自下而上亦更易之義
世人畫韓退之小面而美髯著紗帽此乃江
南韓熙載耳尚有當時所畫題誌甚明熙
載諡文靖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謬
以為退之退之肥而寡髯元豐中以退之
從享文宣王廟郡縣所畫皆是熙載後世
不復可辯退之遂為熙載矣
今之數錢百錢謂之陌者借陌字用之其實
只是百字如什與伍耳唐自皇甫鎛為鹽



錢法至昭宗末乃定八十為百漢隱帝時
三司使王章每出官錢又減三錢以七十
七為百輸官仍用八十至今輸官錢有用
八十陌者唐書開元錢重二銖四參今蜀
郡亦以十參為一銖參吾古之緊字恐相
傳之誤耳
前史稱屬武為劍南節度使放肆不法李白
為之作蜀道難按孟棨所記白初至京師
賀知章聞其名首詣之白出蜀道難請未
畢稱嘆數四時乃天寶初也此時白已作

蜀道難嚴武爲劍南乃在至德以後肅宗
時年代甚遠蓋小說所記各得於一時見
聞本末不相知率多舛誤皆此文之類李
白集中稱刺章仇兼瓊與唐書所載不同
此唐書誤也
舊尚書禹貢云雲夢土作乂太宗皇帝時得
古本尚書作雲土夢作乂詔改禹貢從古
本余按孔安國註雲夢之澤在江南不然
也據左傳吳人入郢楚子涉睢濟江入于
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鄖楚子

自郢西走涉睢則當出于江南其後涉江
入于雲中遂奔鄖鄖則今之安州涉江而
後至雲入雲然後至鄖則雲在江北也左
傳曰鄭伯如楚王以田江南之夢杜預註
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曰江南之夢則雲
在江北明矣元豐中余自隨州道安陸入
于漢口有景陵主簿郭思者能言漢沔閒
地理亦以謂江南爲夢江北爲雲余以左
傳驗之思之說信然江南則今之公安石
首建寧等縣江北則玉沙監利景陵等縣

乃水之所委其地最下江南二浙水出稍
高方土而受已作乂矣此古今之爲允

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卷四

萬曆三十
三年查訖